



《朝霞》

丛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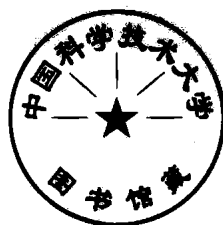
千秋业

I 235.71235.11
08 08

千秋业

朝霞丛刊

(电影文学剧本专辑)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千 秋 业

(朝霞丛刊·电影文学剧本专辑)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213,000

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1·633 定价: 0.65元

目 录

· 电影文学剧本 ·

千秋业.....	计红绪 (1)
金沙水拍	刘迪云 (86)
朝霞异彩	邯郸市《朝霞异彩》创作组 (156)
	赵 瀚 执 笔
矿山的春天	《矿山的春天》创作组 (212)
	焦 祖 尧 执 笔



千 秋 业

计 红 绪

第 一 章

—

嶙峋秀丽的群山，火一般的枫树林。

正是深秋季节。庄稼收割完了。放眼望去，山野里花果相映，斑驳摇曳，一片娇艳。

坡上长着浓密的松林，一株株挺拔茁壮，枝叶青翠欲滴。

山风吹来，漫山遍野的松涛起伏滚动，汹涌澎湃，宛如碧绿的大海。

松涛边，一大片丘陵地带，是国防施工场地。

道劲的音乐中展现出喧嚣的施工场面：

敷路机和推土机在推土铺路；内燃凿石机在进行岩石穿孔作业；电动碎石机在加工碎石。战士们奋力工作，神采飞扬，欢

笑声呼喊声不绝于耳。

副师长肖克敏和师司令部科长孙良沿山坡小路走来，肖克敏的警卫员跟在后面。

望着战士们施工的动人景象，肖克敏流露出满意的神色：“部队真是生龙活虎啊！”

孙良：“国防施工不久就要结束了，全师的反坦克演习很快要在这儿进行，大家的情绪自然高涨。”

肖克敏向前走着，一面巡视施工部队，一面问道：“孙科长，各团的工程进度怎么样？”

孙良：“都很快，就是 04 团修到南面稻田那儿停下来了。”

肖克敏顺着 04 团的反坦克工事望去，前沿前的反坦克障碍物在一片稻田前中断了。

肖克敏停住脚步：“杨玉清怎么搞的？”

孙良：“我也正在找杨团长，他不在团里。”

肖克敏看了看附近部队。这是 04 团三连，战士们正在前阵地施工。他说：“把这儿干部叫来。”

孙良喊道：“三连长！李指导员！”

“到！”三连长鲁强和年轻的指导员李平同声答应着，急忙跑来立正站住。

肖克敏指着前面说：“你们那儿怎么停下来了？”

鲁强：“首长，我们团长指示，先做准备工作，那儿要调整一下。”

肖克敏：“有什么好调整的？”

李平：“如果按原计划施工，占生产队的耕地太多。”

肖克敏：“我们不会让生产队吃一点亏的！”

李平：“副师长，我们团长有一个很好的计划，既能加强反坦

克工事，又能扩大耕地面积……”

肖克敏打断他：“他那个计划我知道，修梯田，修水渠，可是这一带缺少石头，那个计划实现不了！”

李平上前一步，急切地说：“副师长……”

肖克敏：“你们马上施工！”

他大步走开。

肖克敏走上山坡，生气地对孙良说：“这个小指导员儿刚从班长提起来，说话还带点儿骄傲情绪。”

孙良：“他是杨团长在三连蹲点的时候一手培养起来的。”他又笑着加一句，“还真有点象他们团长呢。”

肖克敏：“把杨团长给我找来！”

孙良：“是！”

他急忙向坡下跑去。

二

师党委书记、师政委刘文恒从施工的人群中走出来。他五十二、三岁年纪，鬓发已染了一点白霜，稍显瘦削，目光却炯炯有神，他显然参加了施工，一面走一面拍打袖子上的土。

他走近肖克敏。

此时，肖克敏正被几个参谋和机要人员包围着，他们把打开了的文件夹递上来，请肖克敏签批。

那些人离开后，刘文恒说道：“老肖，我现在就到军里去。”

肖克敏：“向上面反映一下，最好叫师长回来指挥这次演习。”

刘文恒：“恐怕暂时回不来，军区读书班还有一个多月才能结束。这副担子，只好由咱们挑了。”

他们并肩走着。又一个参谋向肖克敏敬了个礼，送上一个文件夹。

孙良从斜后方走来。

肖克敏显然因为大小事情都找他签批感到恼火，他说：“师里缺个副参谋长。副师长嘛，眼下也只有我一个，真是忙不开呀！”

刘文恒：“那你还不愿意提新干部。”

肖克敏：“政委，我是想从老的里面找一找。如果一定要提个年轻的，嗯……杨玉清和孙良比较起来，还是孙良能凑合一下。他当科长也有年头了，熟悉司令部机关业务。”

听了这话，孙良放慢了脚步。

刘文恒：“你还是这个意见。”

肖克敏：“我知道，你们都想提杨玉清，可是他太骄傲了！他四九年一参军就给我当通信员，是在我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，还是我对他了解得多！”

孙良走到一辆坦克后面去。

刘文恒停住脚步，诚恳地说道：“老肖，玉清是谦虚谨慎的，你不应该对他有成见看法。”略停一下，又说道，“关于如何贯彻执行老、中、青三结合干部路线问题，我还有很多话要和你讲。”

肖克敏不大高兴地说：“你在常委会上讲得不少了。”

刘文恒耐心地：“可是你没有听进去呀！”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“这两天身体怎么样？”他拿出一张医生证明递给肖克敏，“你看：医生建议你休息一段时间。刚才军长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，还问到这件事。”

肖克敏急忙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你紧张了？”刘文恒笑道，“我说，如果让肖副师长指挥这次演习，他的病会减轻的！”

“啊，政委！”肖克敏松了一口气，“你是了解我的！让它休息去吧！”他把那张医生证明胡乱塞进衣袋里，精神抖擞地把手一挥，“走！”

他一口气冲上高岗，气喘吁吁地双手插腰站着，对艰难走上来的刘文恒哈哈大笑：“怎么样？不能不服老吧？”

刘文恒笑着摇摇头：“不，不能服老！”

他走到肖克敏身边。

这两个老战友亲切地并肩站着。坡下停着一辆北京牌越野车。

肖克敏豪迈地：“对！革命者是永远不会衰老的！”

刘文恒俯瞰山野，话语里有炽热的感情：“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让老一代的革命青春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身上焕发出来，让我们的队伍永远有新的血液，永远保持蓬勃的朝气！”

孙良看见肖副师长正送刘政委上吉普车，便走过去。

肖克敏：“小玲今天从水库回来，你又进城了。”

刘文恒微笑道：“总会见到的。”

车子开动了，拐上公路疾驰而去。

孙良出现在旁边：“小玲？政委的女儿？”

肖克敏：“你还不知道，咱们政委早把他女儿送到这松树坡大队插队落户了。我那小柱子高中毕业后，我也打算把他送来。”他转向孙良，“杨玉清呢？”

孙良：“找石头去了。”

肖克敏拧起眉毛：“什么？”

孙良：“他和赵副团长找了一整天石头了。”

肖克敏生气地：“岂有此理！他在哪儿？”

孙良指着远处的山岗。

肖克敏望着山岗，把手向後一伸：“警卫员！”

他的警卫员知道这个习惯，急忙把一个大望远镜递到他的手上。

这个望远镜很旧了，漆皮掉了一大块，露出黄沟。

孙良对警卫员：“怎么不领个新的？”

警卫员用手指了一下肖克敏的後背，悄悄说：“首长不让领。”

肖克敏用望远镜寻找杨玉清。

三

从望远镜里，我们看见团长杨玉清正向一个土岗上攀登。他三十七八岁年纪，身材壮实，浓眉大眼，神态沉稳刚毅。他手里拿一个卷起了的大地图，背一个大帆布挎包，浑身是土，军裤已被水打湿。

赵副团长和一个参谋跟在後面。

赵副团长：“团长，这里真缺石头呵！问了几个老乡，都说没有。”

杨玉清：“是呵，从北山运又太远。”

他把毛巾递给赵副团长擦汗，望着前方。

前面不远处是奔牛河。河岸上，有几个工兵正在架设便桥。

河对岸山上，站着六十多岁的老贫农郑老山。他正在砍木桩，看见杨玉清他们，便把手在嘴边卷起喇叭筒，大声喊道：“杨——团——长——”

杨玉清也高声喊道：“老——山——大——伯——”

他高兴地说：“老赵，去向他请教一下！”

他们走近河水。

河水很深，奔腾咆哮着。

那些工兵正用定向爆破抛射绳索，轰然一声，一条粗绳飞向对岸，绳端铁爪钩抓住树丛。

杨玉清走过去，跟工兵们说了几句什么，双手抓住悬空的绳索，飞一般攀缘过河。

山岗上，郑老山、杨玉清和赵副团长亲热地围坐在一起。他们面前铺着杨玉清带来的大地图。这图是在一大张道林纸上自己画的，丘陵、河流、松林、农田等画得清清楚楚，标示出修梯田、水渠的计划草案。

杨玉清指着图说：“大伯，你看这几条反坦克沟，往北一延伸，通奔牛河上的两个扬水站；往南一延伸，可就是大片稻田哪！”

郑老山点点头：“是呵，几个队的并在一块，有六百多亩。”

杨玉清抓起一把泥土搓弄着：“这一带土质很好，为什么不修梯田？”

郑老山：“早就想修，一直抽不出劳力呀。今年粮食一入囤，劳力全上了水库，我若不是这腰上不吃劲儿，也跟着去啦！这条奔牛河常发洪水，非根治不可！哦，对了，你问石头的事，前年我那丫头小芸子带人找过，就是为修大寨田。”

赵副团长：“是郑芸同志？”

郑老山：“就是她。问她兴许能找到。”

三匹马沿着山路飞一般奔驰着。

年轻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郑芸，松树坡大队民兵连长大奎和知识青年、团支部书记刘小玲骑在马上，一个个春光满面，

雄姿英发。

吉普车从对面开来。

车子停住了。刘文恒打开车门：“小玲！”

小玲猛地勒住马：“爸爸！”她滚鞍下马，欢喜地扑过来，“爸爸！早就听说你们来了，水库上活太忙了，哎，快见见吧，这是我们县革委会副主任郑芸大姐，这是咱松树坡大队民兵连长大奎！”

刘文恒热情地握住郑芸和大奎的手。

郑芸忙说：“刘政委，真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才撤回一批劳力来。”

大奎插上去：“我们是来支援你们修工事的，大队民兵随后就到！”

刘文恒：“县、社各级党委和贫下中农群众，已经给我们很大支援啦！”

小玲：“爸爸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
刘文恒：“我开会去，你们先和肖副师长谈谈吧。”他伸手一指，“他就在那个山坡上。”

山坡上，肖克敏正严厉地批评杨玉清。赵副团长和孙良等在场。

肖克敏：“为什么还要等调整？我早说过了，我们不会让群众吃一点亏的！所有占的耕地一律按价赔偿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杨玉清：“生产队可以得到钱，可是国家少收了粮食呵！这松树坡大队的稻子和杂粮……”

肖克敏生气地打断：“我们是来搞演习和修国防工事的，不是来支农的！”

杨玉清诚恳地：“副师长，如果我们把搞演习和修国防工事，

同支农结合起来，不是更好吗？进行战场建设，要考虑平战结合。我们那个建议……”

肖克敏又一次打断他：“这一带缺少石头，你们那个建议很难实现，而且上级也没有批下来！”

四

城内。军长严明的家里。

会客室布置得简单朴素，但墙边摆满了书架，放着许多书籍，茶几上、办公桌上也是书。桌上有一迭材料。

严明正和刘文恒亲切地交谈。

严明：“杨玉清的建议，上级已经批准了。这是一件大事情，我们的青年同志很有远见哪！”他顺手翻一下那份材料，“你们师党委报请提杨玉清的材料，写了这么厚。”

刘文恒：“他的事迹再有几本也写不完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向军党委作口头介绍。”

严明没有说话，微笑着注视他。

从军长的笑容里，刘文恒敏感地察觉到一丝善意的讽刺，那意思是说：你是那么喜欢杨玉清，要提他的心情是那么急切。

刘文恒不由收敛一下自己的感情。但他看见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一张照片时，眼睛一亮，于是脸上露出与严明同样的微笑：“军长，你更了解他……”

他用手指轻轻敲几下玻璃板。

他们两个人会心地笑了。

严明小心地抽出那张照片说：“这是肖克敏在朝鲜战场上送给我的，他和玉清的合影。”

照片上，二十年前的杨玉清穿着被炮火撕碎的志愿军军服，雄赳赳地站在被炸毁的敌军坦克旁。肖克敏一只手吊在绷带

上，微笑着站在他的身边。

画外严明的声音：“松山里的战斗，玉清一个人就击毁了两辆坦克和三辆装甲车，那时候他是个通信班长，才十七岁呀！”

刘文恒：“那次战斗，老肖指挥得很好。”

严明：“这是英雄的营长和英雄的战士。”

他放下照片，在室内缓缓踱着。

他停了下来，目光穿过窗棂，投向远处。

他深深思索着说：“当时，仗打得非常激烈，三连干部大部分伤亡了……”

（化出）

炮弹爆炸，烟尘冲天而起。

严明的画外音：“敌人的坦克却疯狂地压了过来……”

敌军坦克和装甲运输车吼叫着向我阵地冲锋，美军步兵抱着卡宾枪跟在后面。

我方阵地上，营长肖克敏左手负伤，吊在绷带上，探出身子望着前方，眼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。

他右手向后一伸，头也不回地大叫：“通信员！”

深知他习惯的杨玉清急忙把一个大望远镜放在他手上。

肖克敏用望远镜观察着。

一颗炮弹呼啸而来，杨玉清猛扑在肖克敏身上。炮弹爆炸，碎石和黄土埋住他们的身体。

他们急忙互相看看，都没有负伤，只是那个望远镜被炮弹皮擦掉了一大块黑漆皮，露出一道黄沟。

敌人坦克隆隆爬过我第一线阵地的堑壕。

我纵深阵地堑壕里，肖克敏艰难地跑着，一面大喊：“三连长！三连长——”他看见三连长牺牲了，悲愤满腔。他又叫：“指导员呢？一排长呢？”

一个战士：“他们都负伤了，抬下去了……”

肖克敏决定自己带队冲锋。他拿起一捆反坦克手雷，用力扯下肩上的绷带。

杨玉清抢上去一把拉住：“营长！你不能——”

肖克敏推开他。

这时，杨玉清挺身而出，跳上高阜大吼一声：“三连跟我来！挡住敌人坦克！”

他带着一群战士，猛虎一般冲向前去。

肖克敏指挥重机枪手扫射敌人步兵。

杨玉清以闪电般动作冲到第一辆坦克前，用力扔出反坦克手雷。坦克履带炸断了。

杨玉清击毁第二辆坦克。

战士们又击毁一辆敌人坦克。

一个战士用火箭筒打中一辆装甲车。

敌人退却了……

面孔被烟火熏黑、军衣几乎全部被炮火扯碎的杨玉清站在肖克敏面前。

肖克敏：“通信班长！我命令你代理连长，立刻巩固阵地，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！”

杨玉清激昂地：“是！”

肖克敏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话语里有无限的爱惜和信任：“玉清……”

杨玉清亲切地：“营长……你放心！”

（化入）

军长严明的会客室里。

严明望着远处，深思着。

他慢慢说道：“他们两个人的鲜血，是流在一起的。可是现

在……”略停一下，他的语调变得沉重了，用手点了一下那份材料，“你们师常委研究上报这份材料的时候，偏偏是老肖持保留态度。”

他凝视着材料，没有再说下去，眼睛在说：为什么呢？

他有些激动地推开材料，在室内踱着。

刘文恒深有同感地说道：“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个问题上，他有些想法很不对头。”

严明推开窗，望着远处。

外面是繁华的城市。工厂烟囱林立，马达隆隆，人们愉快又紧张地工作。汽笛长鸣，一列火车奔驰而过……

严明的画外音：“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，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。多少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呵！”

刘文恒充满感情地望着军长。

严明缓慢深沉地说下去：“如果不及时培养出大批革命接班人，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。可惜老肖这样的同志，理解得很肤浅！”

他走近刘文恒：“老刘，党的十大刚刚开过。你们在这次演习中，一定要根据十大精神，把这个问题抓好。”

刘文恒站起来：“是。”

严明：“要牢牢记住，选拔培养接班人，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，而决不能有其它任何标准。”

刘文恒：“我们一定这样做。”

严明思索着说：“肖克敏提出要把孙良提起来当师的副参谋长。你坐下，把孙良的情况详细谈谈。”

五

永久性坑道工事旁。男女民兵跑上跑下参观着，和战士们

愉快地说笑。

大奎对孙良说道：“孙科长，给我们分配任务吧！”

孙良笑道：“怎么能麻烦你们？”

大奎：“什么你们、我们的？师里规定民兵参加打集群坦克演习，先修工事熟悉一下情况嘛！”

孙良考虑着。

大奎：“你说，哪儿进度慢？”

孙良：“现在……就是这 04 团进度慢一点。”

大奎大手一挥：“民兵连干部到我这儿来！”

他带几个人跑开。

孙良追了几步：“哎！等一等！”

黄昏，松树坡村里，肖克敏住的房间，

孙良正向肖克敏汇报，外面人声鼎沸。

孙良：“我说不行，可他们偏要挑灯夜战嘛！”

肖克敏推开门，只见大队民兵和社员拿着工具冲向山坡。他从门后拿起一把镐，走出房门。

人们向山坡急进。

小玲：“大奎，得跟芸姐说一声呀！”

大奎：“哪儿也找不着她。你放心，支援部队修工事，她会百分之百地赞成！”

远处山岗上，杨玉清、郑老山、郑芸及两个参谋，正在兴高采烈地谈着。

杨玉清手捧一块从土里挖出来的石头，说：“这一带山包上都是这种石头？”